

历史的“真”与“伪”

历史的“有”与“无”

叩问历史

黄朴民 著

KOU WEN LI SHI



广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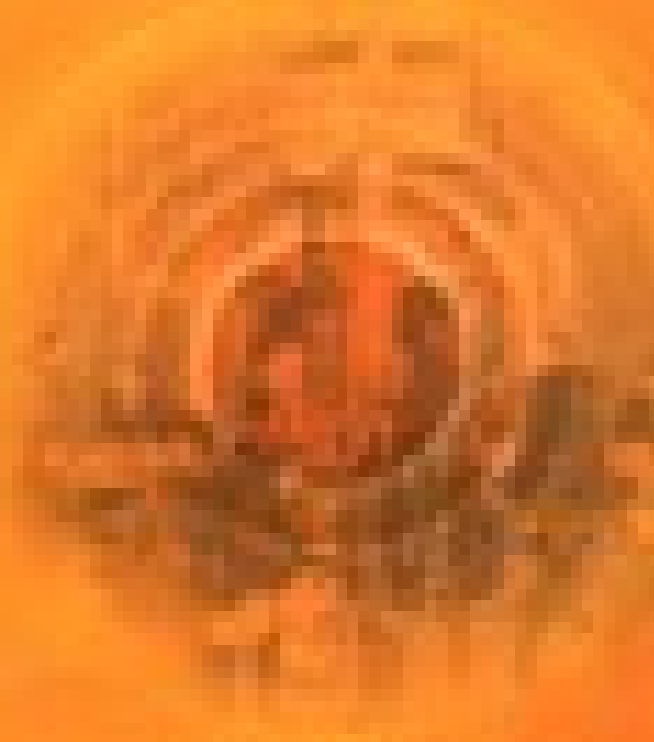
第 10 卷 第 1 期

1997 年 1 月

民间文学

第 10 卷 第 1 期

1997 年 1 月



广东人民出版社

叩问历史

黄朴民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叩问历史/黄朴民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7

ISBN 7-219-05332-0

I. 叩... II. 黄... III. 史评—随笔—作品集—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3266 号

*

叩 问 历 史

黄朴民 著

策划/江淳 责任编辑/韦向克 责任校对/陈红燕

*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政 编 码: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广 西 地 质 印 刷 厂 印 刷

*

890 毫米×1240 毫米 开本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1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6000 册

ISBN 7-219-05332-0/K · 1007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叩问历史（序言）

黄朴民

当分门别类编好自己这册随笔集之后，发现还有一件虽然说不上重要但却似乎又不可缺少的事情要做，这就是为它写一篇“序言”。著名作家、北大教授曹文轩先生讲得好，“序就像一幢新屋的门阶。没有这门阶作一铺垫，而一脚踏进门去，人就会觉得太突兀，很不习惯。作为一幢建筑物而言，那幢新屋本身也不完美”。所以曹先生的结论是“序——门阶，一定得有”（《面对微妙》）。我赞同这一看法，于是“依虎画猫”，也给自己的集子来篇“序”，将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

从1978年秋季跨入大学门槛算起，我与历史结下不解之缘已近三十年了。对于我来说，写《何休评传》、《春秋军事史》这样的专著，在严肃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规中矩的考证文章，目的是为了维系自己的吃饭穿衣资格（因为改行已不允许）。但是我内心深处更强烈的愿望乃是想把历史作为一种兴趣来对待，即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以边缘化的姿态进入深邃的历史迷宫，寻觅宝藏，寄托情愫，驰骋思绪意脉，感悟人生哲理。而要实现自己这一初衷，我个人认为，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在胡乱翻阅史书之余，有所思，有所感，并且将这种思想感悟不经意地记录下来。这个载体，只能是历史随笔。

于是，我迷恋上了历史随笔：到书店闲逛，我对那些皇皇巨著视而不见，而对随笔散文类图书却情有独钟，眷顾亲近，徘徊而不能去，尤其是喜欢李国文、张远山、王春瑜、柏杨等人



的历史随笔，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翻看报章杂志，我对那些板着脸孔说原理讲规律的高头讲章从来是只看标题不读内容，却总是不放过“中天闲话”一类文字，细细咀嚼，久久回味。我内心深处老是存着一个怪念头：人生很不轻松，何必再给自己添加沉重的压力；历史本已枯燥，何必再让它在自己这里变得更为乏味。我为这个冷僻清贫的历史专业已付出很多，应该是到为自己留点机会，从历史那里寻找些许乐趣的时候了。

这样一来，我对历史随笔的迷恋便上了新的层次，即由光读人家的，转化为在读人家的同时，也开始了写自己的。我知道，自己的思想并不深刻，自己的史识并不卓犖，自己的文笔并不优美，一句话，自己写历史随笔并没有什么意蕴，什么底气，心虚得很，手潮得很，很好的题材，往往一经自己的手便给糟蹋了，暴殄天物，罪莫大焉，这一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然而人性总归是有弱点的，正如俗语讲的那样：“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强。”尽管不成器，没前途，我还是敝帚自珍，一篇接着一篇写了出来。而我那些在报社刊物当编辑的朋友们，也出于鼓舞激励的厚谊，提供各种帮助，创造各种条件，使我的一篇篇习作得以登上版面，变成铅字，在读者面前如实亮相。而这样的结果，转过来又吊起了自己的胃口，激发起自己的热情，手脚是越来越勤快，稿子是越来越增多，出了一册《寻找本色》犹不满足，如今又有了第二册，如果一切都正常，相信今后还会有第三册、第四册……

随笔这一文体的最大好处，在于它无须像正经论文那样危坐正襟，不苟言笑。它不拒绝片面，也不排斥偏颇，可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可以剑走偏锋，别出心裁。有足够的自由空间供自己宣泄情绪，胡思乱想；有无限的选择道路供自己张扬个性，体味人生。也许它的观点是片面的，也许它的认识是偏颇的，然而偏颇的认识要胜过贫乏的思想，片面的深刻也远远要比全面的平庸来得强。我最为欣赏和努力追求的境界就是按

照心口一致的原则去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为历史而感动，为自己而活着。

受自己专业知识背景的影响，我这部随笔集的内容主要侧重于思想文化史与军事活动史方面的主题。文章林林总总倒有几十篇，可都是些小鼻子小眼睛的玩意儿，在里面绝对不存在宏大叙事、微言大义式的崇高，也肯定不会有体系完整、逻辑严谨的正经。有的只是我个人读史时的一些感受，我不奢望自己的感受正确或者高雅，但是我却敢担保这些感受完全出自于心灵深处，真切而鲜活，没有丝毫的矫情，没有点滴的作伪。现在我把它们编成集子，乃是企冀有更多的人分享我的感受，企冀引发更多的人用自己的大脑和心灵去阅读和认知我们国家悠久辉煌的历史。

非常感谢广西人民出版社接受我的这部随笔集，谢谢该社总编辑江淳博士在此事整个运作过程中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也谢谢责任编辑韦向克先生的辛勤劳动。这种提携之谊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

我的研究生徐其成、安乐、侯佩锋诸君为本书的顺利编就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了很大帮助，王延荣、高润浩、李全德等先生也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在此谨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忱。

想说的话已经说完，那么，序言也就此打住。

二〇〇五年元月十五日于中国军事科学院寄寓处

目 录

一、人性的“圣贤”

1. 孔夫子的人格魅力 (3)
2. 孔门造神运动 (7)
3. 子路，教我如何不爱你 (12)
4. 庄子为什么不当官 (16)
5. “尊贤使能”说孟子 (22)
6. 先秦诸子的“愚民”观 (27)
7. 孟子身后的遭遇 (32)

二、本色英雄

1. 了不得的郑庄公 (39)
2. 齐桓公的稳重 (43)
3. 孙武子与宋襄公 (49)
4. 瞎忙乎的秦穆公 (53)
5. 楚庄王的雄才大略 (59)
6. 范文子的战略远见 (64)
7. 爱面子不爱里子的梁惠王 (68)
8. 刘秀“允冠百王”的奥秘 (72)

9. 厚道大度数苻坚	(84)
------------------	------

三、兔死狗烹

1. 岳飞为何不得不死	(91)
2. 戚继光的沉浮	(99)
3. 尉迟敬德闹宴风波	(103)
4. 赵匡胤的招数	(107)
5. 贺若弼韩擒虎争功邀宠	(116)
6. 韩信的冤与不冤	(124)
7. 李广的悲剧	(132)
8. 侯君集与谢晦	(137)
9. 杀功臣的后遗症	(144)
10. 封建政治的“无间道”	(151)

四、醉的世道与傻的人生

1. 汉武帝身后的国策抉择	(159)
2. 汉代“独尊儒术”表象的背后	(165)
3. 汉儒的迂执与无奈	(169)
4. 董仲舒装神弄怪	(175)

5. 风光郭子仪 寂寞李光弼	(180)
6. 《隆中对》的怪圈	(186)
7. 兰亭的御碑	(191)
8. 关公崇拜情结	(196)
9. 不走运的马谡	(202)
10. 白起范雎生死劫	(207)
11. 君子总是斗不过小人	(214)

五、《孙子》反思录

1. 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 ——《孙子兵法》与伊拉克战争	(221)
2. 文武双璧：《论语》与《孙子》	(227)
3. 算得高明 骗得巧妙 ——读《孙子兵法·计篇》随感	(235)
4. 《孙子兵法》新读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演讲	(249)
附：参考文献	(264)
跋：困惑的历史	(268)

一、人性的“圣贤”



1. 孔夫子的人格魅力

【不乏理智又富于感情，有人性的弱点而又不干扰理想的追求，这正是孔子的平凡之处，也是孔子的伟大之处，孔子真可谓“圣之时也”。】

一门学说，由于风云际会，被统治者青睐有加，尊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指导思想——尽管往往是做表面文章而已，那么，可以想见它的创立者自然时来运转，身价陡增，俨然成了大伙儿的精神导师，备受推崇，风光无限。儒家的祖师爷孔老夫子就是这样的人物。这位生前郁郁不得其志，既无权又无势，颠沛流离，甚至时不时陷入断粮绝炊的思想大师，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身后居然能拥有如此令人目眩神移的哀荣：“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之类的头衔纷至沓来，进入各地“文庙”享用众人冷猪头肉的供献，甚至要被指定为对苍生苦乐、国运盛衰、民族沉浮负有责任。不过，这样一来，孔子身上的人性色彩消失了，留给人们的印象是高高在上，一脸严肃拘谨，是神非人，可敬而不可亲。这里我们不能不感叹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它的“尊古崇圣”情结，总能让历史人物蜕尽人性而铸就神性，让后人顶礼膜拜，或大张鞭挞的情感诉求寻找到合适的对象！

所幸的是，有大量相对比较原始的文献的传世，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神化的迷雾窥见历史的本相，了解和欣赏历史人物固有的人性风采。孔子的情况亦复如斯。一部《论语》使孔子作为一位平凡随和而又伟大高明的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换句

话说,《论语》有关孔子言行的记载,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孔子属于典型的性情中人,时常流露真情而不加任何掩饰,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倍感亲切和自然,愿意穿越时空的隧道,去同他神游于思想的乐园,聆听他睿智的教诲。

《世说新语·伤逝》载王戎之言:“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孔子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血有肉,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普通人。作为“情之所钟”的寻常人物,他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都充满着“凡夫俗子”式的情感自然流露,真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你看他多么自负,多么不安于位,热衷于表现自己,于是有时不免会说些大话,夸下海口,“如有用我者,三年其为东周矣”,甚至可以连三年都不必要,一年足够:“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他凭什么有这样的底气?有这样的自信?理由很简单,是他自认为乃“天纵之圣”,是古代文化的唯一承继者,理所当然担当着“治国平天下”的义务,且具备着这方面的杰出才能:“文王既死,文不在兹乎!”可惜的是,当时的统治者个个有眼无珠,没有发现他这位人才,害得他东奔西走,四处碰壁,“累累如丧家之犬”。天道不公,命运不济,莫甚于此。每念及此,孔子的



矗立于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内的孔子塑像

心理就无法平衡，郁闷得很，无怪乎他要时不时地发牢骚、讲怪话了：我难道是只挂在墙壁上的葫芦，中看不中吃吗？越想越不是滋味，越没有情绪，气恼懊丧之下，甚至萌生出远走高飞，到荒凉偏僻地方另开局面的奇怪念头，就像当年泰伯、虞仲奔赴南方吴地，文身断发做蛮夷人的头领一样，“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种天真率性的言行，实在不像是一位“圣人”应有的风度，只能给人留下大言不惭、想当官用世几近“猴急”的印象。然而这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孔子富有人情味的一面，真诚爽直，口无遮拦，绝没有半点后世那些假道学口是心非、巧言令色的气息。为人贵在真诚，孔子身上的真诚，理应得到我们的理解和尊重。

孔子自己说过“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这些话有说得对的，也有不尽合乎事实的。作为一个常人，孔子“耳顺”是事实，但“不惑”似乎一直不曾做到，至于“知天命”则更谈不上。他像普通人一样，总喜欢有人顺从自己，听自己的话，耳朵根特别的软，听得进表扬，难以接受批评，即使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是出于对孔子本人的信任与爱护。我们看看他对自己学生的态度就知道“忠言逆耳”就孔子而言，同样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孔子所喜欢、欣赏的学生，是颜渊，是曾参，是闵子骞。这些人其实并无突出的才能，也未见他们在弘扬儒家学说方面作过多大的贡献（曾参的情况稍好一些）。他们之所以为孔子所器重，好学不倦，恪守孝道，为人善良厚道等等，仅仅是表面上的理由，其真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善于揣摩老师的心思，总是拣老师乐意听的话朝孔子的耳朵里灌。在他们的身上，独立的精神、鲜明的个性是不存在的，自由的思想、出格的言行更是不见踪影，用孔子自己的话说，便是“于吾言无所不悦”。正因为他们甘于当老师的应声虫，循规蹈矩，亦步亦趋，低眉顺眼，依葫芦画瓢，孔子才打心眼里喜欢他们。相反，像子贡、冉求、子路这类学生，他们比较有自己的个性，

一举一动不那么中规中矩，有时甚至敢于对老师的做法大胆质疑，孔子心里难免不爽，脸上自然挂不住，动辄要斥责、“修理”一番：“野哉，由（子路）也！”“（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攻之可也！”一副妇姑勃谿的样子，半点儿也没有“尊长”的气量。

一部《论语》中，孔子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兴之所至开口骂人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樊迟诚诚恳恳、恭恭敬敬地向孔子请教怎样耕田，如何种菜，结果让孔子大动肝火，臭骂一顿：“小人哉！樊须也。”孔子授课或许不够精彩，宰予提不起精神听讲，大白天在课堂上昏昏沉沉打瞌睡“昼寝”，孔子不反省检讨自己授课方面的问题，反而大光其火，声色俱厉地斥责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这类感情冲动，反映了孔子和普通人相同，也存在着“人性的弱点”。但是正因为孔子不排斥这种“人性的弱点”，孔子才不是道貌俨然的“圣人”，才有最大的亲和力，才让他的学生对其产生休戚与共、“与子偕行”的深厚感情。

“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这是孔子风格个性的写照。喜怒哀乐皆形于色是孔子的言行特色。然而孔子的伟大，在于他不因为感情的冲动而迷失，从而对人对事做出不正确的判断，他的理智始终是清醒的，所以他尽管对冉求、子路、子贡等弟子有所不满，但依然为他们创造条件去做官，去做事，依然肯定他们各自的能力与特长。他称道冉有长于“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赞扬子路长于“千乘之国，可使其治赋”。他依然怀有深厚的感情，为弟子们的遭遇所揪心，对子路惨死的悼念，就体现了这种至情，当子路在卫国政治动乱中不幸殒命，被暴徒砍成肉酱的噩耗传来，孔子的第一反应，是吩咐门人倒掉厨房里所有的肉食，整天不吃不喝，整个人如同傻了似的。不乏理智而又富于感情，有人性的弱点而又不干扰理想的追求，这正是孔子的平凡之处，也是孔子的伟大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真不愧为“圣之时也”。

2. 孔门造神运动

【制造英雄，崇拜圣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道特殊风景线，但是，孔门的造神，至多让人感到可笑；后世的歌德，却实在叫人觉得恶心。】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自然规律总是无法抗拒的。一生为“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颠簸奋斗，汲汲于恢复文武周公之道的孔夫子，终于灯油熬尽，在发出“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的悲叹不久，挥手作别人世间的一切，走向生命的归宿，真正天人合一，物我两忘了。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损失，“哲人其萎”，令人惋惜。尽管按照古代人寿夭标准来衡量，“人生七十古来稀”，孔子活上七十多岁，已算是享有高寿、寿终正寝了。

“死去元知万事空”，死亡对于普通人而言，一死百了，至多是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一块石子，激起小小的涟漪，但很快就趋于平静，所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陶渊明《拟挽歌辞二首》）。然而，对于孔子这样的文化伟人来说，他的死必定会与社会生活发生重大的联系，他生前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一定要成为公共领域的话题，对他功过得失的评价也自然要成为人们关心和参与的方面。做人难，做名人更难，这是孔子身后遭遇的必有之义。

对思想大师生命价值的认识和理解，莫过于曾沾濡其恩泽，